

艺海无涯 岁月如泥

——记我在兰州求学的经历

■舒春光

1941年，我出生在甘肃省康乐县的丁哈坪村。父亲舒映川，按我家祖辈的惯例，从八岁起，他到离家不远的西峰窝寺当喇嘛，直到十八岁，我伯父去世，我爷爷兄弟三人无男丁传宗接代，我父亲才还俗，结婚生了我。

1957年初中毕业时，图画老师何世荣鼓励我报考西北师范学院艺术系预科，何老师曾是南开大学张伯苓校长的秘书，懂英、日、德文字和藏文。我当时报考成绩最差，但因自编自画的两套连环画，被系主任刘文清老师看中，破格录取。

1958年，西北师范学院美术系合并到新成立的兰州艺术学院，1959年我升入国画专业本科。从那时起，我的家庭发生了很大变故，父母相继去世，弟妹由三舅领养，我毫无收入，开始了极端贫困的大学生活。

全国进入三年困难时期，甘肃尤其甚。我是农村来的，饭量又大，一个月的饭票半个月就用完了，下半月向别人借，有时一天吃二两，或忍着不吃饭。这样的生活持续了三年。没有办法，有时只好到黄河里捞鱼，用土制的通电装置煮鱼，差点触电，还有下课后，到农民的地里挖菜根子。我从一楼到三楼教室，要休息三次。有一次到兰州工人俱乐部听老师洪毅然讲解大众美学，在公共汽车上，我身上的饭卡被盗，学校不补发，只得请了一个月假，回老家帮朋友盖房子混饭吃。

虽然饥肠辘辘，但我的学习热情却很高涨，除了认真完成课堂作业外，对艺术概论、美术史均悉心研究，对博大精深古代绘画崇拜得五体投地。对我影响最大的是宋代山水画家范宽和赵伯驹，明代的仇英，清代的石涛、八大、虚谷，近代的任伯年、吴昌硕、齐白石等画家，都是我顶礼膜拜的对象。

我的文化课成绩也很好，上预科时（相当于附中）我的作文几次

被中文系老师拿给中文系本科生朗读。

每天早起，我第一件事是朗读古代诗文，作画时尽可能发挥创造性。

当时长安画派的石鲁，第一次用中国画表现黄土高原，对我启发很大，我开始对着甘肃的山水写生，头戴草帽、身背水壶和画夹是我的打扮。我画过兰州的桑园峡、白塔山、五泉山、兰工坪、关山等，也画过洮河浮桥，康乐的虎狼关、莲花山，广河的古城，和政的滴珠山和松鸣岩、临夏的北塬，榆中的兴隆山等等。有人问我：“你四处写生花了多少钱？”我回答：“一分钱也没有花。”我当时身无分文，一贫如洗，外出写生有时住在同学、朋友家里。有时天晚了就敲农民家的门，说明原委，要求借宿。虽然与主人不认识，但淳朴的乡情拉近了我们的距离，不但能过夜，还能喝汤汤儿（农村因困难时间持续很长，人们已经把真正意义上的吃饭叫做喝汤汤儿）。有一次，到一回族农民家借宿，正好男女主人新婚，没有地方住，新郎、新娘和我在炕上坐了一宿，我给他们讲故事打发时光。

我的画得到了山水老师王岳云先生的肯定和鼓励，却遭到了孟英声、肖树淳老师的严厉批评和否定，说我的画很俗气、太黑，说我的心理阴暗，弄得我很苦恼。我查了画论，说俗气是天生的，要除去唯一办法是多读书，这我可以做到。说我的画黑我想不通，李可染先生的画比我的更黑，画黑与人的心理阴暗没有直接关系。尽管如此，我与孟、肖二位先生的关系很融洽，我也很尊重他们。

我抓紧时间学习。晚上开夜车到很晚，同学们都睡觉了，我还在教室作画。因为我很晚回宿舍，同学有意见，说我影响了大家的睡眠，就把宿舍门反扣起来，我只好从门上的小窗爬进去，走路轻手轻脚，就像京剧中时迁偷鸡似的，

后来同学把小窗也钉死了，我进不去，只好回到教室，在画桌上过夜。

1960年，我校在武威黄羊镇办了一个农场。这个农场在戈壁边缘，不远处有古长城。我们拖着疲惫的身体，干着繁重的农活。当时找烧饭用的燃料特别困难，劳力要去长城外拾柴禾，所谓的柴禾只不过是戈壁滩稀稀拉拉的芨芨草和骆驼刺。我每次干这种活都把速写本带上，抽空画劳动场面。柴禾捆好，背在身上，返回的路上遇到大风，连人带柴禾刮翻在地，速写本也飞上了天。

1962年，兰州艺术学院撤销，我们又回到甘肃师大（后改名西北师大）。同年赵望云先生的祁连山写生画展在兰州展出，我如饥似渴地在展会上临摹他的作品。有一天，赵先生由汪岳云先生陪同在展会上看了我临摹的画，便指着我问汪先生：“你说的那个学生就是他吗？”汪先生点头说“是”。看来，汪先生已把我的情况向赵先生介绍了。汪先生多次跟人讲：“我在全国的许多大学任教，从来没有遇到舒春光这样的好学生。”那天，赵望云先生给我讲了很多，但围观的人太多，我被挤得浑身冒汗，赵先生讲的内容记不清了。

在兰州求学的日子里，生活的难关，一道又一道横在我的面前。我姑父劝我退学照顾家庭。三舅也是一个大字不识的农民，但他有远见。有一次我从他家出来，身上背着大号画夹上山写生，村里人指着我的背影问三舅：“你外甥背的是啥东西？”三舅风趣地回答：“那是他的自留地。”他还对我说：“你现在是把碌碡（农村碾场的石滚子）拉到半山上了，快到山顶了，一松手就滚下山了，前面的努力就白费了。你一定要咬着牙，把碌碡拉到山顶。”三舅朴实的忠告，给了我完成学业的勇气。

除了生活的困顿，政治的压力也如影随形。因为我的专业好，就

成了只专不红，白专道路。这顶帽子的分量越来越重，其中增加了落后甚至反动的成分。美术系开会，多次点名批判我，甚至省美术界开会，也举我为例。我被列入“被处理”的对象，成天提心吊胆。一次，系里总支开会研究“处理”我的事情，刘文清先生进来了，问明开会的内容，刘先生说：“舒春光这么好的学生怎么能处理呢？这个学生太好了，好得不得了。”他越说越激动，眼睛里流出了泪水，开会的成员个个面面相觑，会开不下去了，“处理”我的事暂时搁置了。

毕业后的工作岗位，只能服从组织分配。我爱甘肃的山山水水，她是生我养我的地方，但觉得探索边塞山水画有局限性，就把目光转向古代边塞诗的发祥地新疆。正好有分配新疆的名额，想不到申请被第一时间批准了。

五十年过去了，我在新疆工作了三十多年，又在北京工作了近二十年，不论事业取得多么好的成就，在兰州求学的经历，总是刻骨铭心。

黄河波涛奔涌而去的是我的白天和黑夜；雁滩水车的吱呀声是我跋涉的进行曲；河西走廊的大漠开阔了我的胸襟；朴实、勤劳的家乡父老给了我战胜困难的勇气。我艺术的第一张蓝图是在陇原大地上描绘的。

我在兰州的求学之路充满着艰辛，甚至苦难，但那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当年有人与我有过节儿，也是大环境造成的。我原谅他们，他们后来也吸取了教训，好自为之了。

我感谢艰辛和苦难，因为它是难得的精神财富；它是我骨中的钙，汗里的盐；它是我艺术大厦坚实的基础；它是我艺术之帆启航的码头；它更是我魂牵梦绕的心灵圣殿。



诗歌

走在春天里

■王伟

沿着从乡村延伸过来的小路
我逃离钢筋水泥的包围
走向苏醒的田野

蛰伏了一个冬天之后
万物被春雷唤醒
在微风吹拂下
桃花和梨花竞相报春
鸟儿的歌声在枝头绽放
小草萌动着绿色的希望
蒲公英睁开了惺忪的睡眼
荠荠菜的清香一天天茁壮

斜风细雨的清晨
我的脚步轻快
我的心情舒畅
花草的馨香
泥土的芬芳
弥漫在我的周身
忘却忧愁 忘却烦恼
我在春意中陶醉徜徉

电视文学剧本·连载·

布衣将军

(节选)

策划：李明方 白明宽 姚建华 张广东 王尚林
文学统筹：王尚林 巴丽芬 戴俊贤 党史统筹：王玉西 石国文 许志强
撰稿：王保清 邢长顺 杨光奇 总撰稿：梁祖文

50.尼姑庵内。
尚飞跑到北城角，见到拂拂和母亲。
刘尚飞：娘，你见到杨大姐了吗？
尚飞娘说：孙会长把她仨领走了。
尚飞二话没说，跑出尼姑庵，回头一望，200米外，汉奸孙有福领着两个日本兵正往尼姑庵走来。
孙有福：太君，前边的小孩，皇军的朋友的不是，自卫军的干活，死了死了的！

日本兵听后便大叫着追上来，尚飞撒腿便跑。
刘尚飞钻胡同，穿小巷，七拐八拐，眼看就被抓住，他一头钻进日本慰安妇的洗澡堂里。
51.浴池内，热气腾腾，看不清人。
日本慰安妇说着听不懂的日本话。
尚飞随便抓起一件日本和服，披在身上，在墙角里躲起来。
孙有福带着两个日本兵，追到浴池门前。孙有福不管头青脸肿，

一头扎进去，他一抬头，一池子日本女人嗷嗷叫，有的站，有的坐，有的正走出浴池，见了孙有福，一阵哇哇乱叫。一个穿好衣服的慰安妇走出来，朝两个日本兵说了句什么，日本兵上去狠狠抽打了孙有福一个耳光，孙有福随两个日本兵走出来。
尚飞躲在墙角听得真真切切，他从一个日本女人身后跳起来，把和服一甩，跑出浴池。
浴池内又是一阵尖叫。
52.孙宾朋友家。
尚飞跑出浴池，直奔商人孙宾朋友家。尚飞看到远处一支送葬的队伍，吹吹打打向城南孙宾朋友家方向走来。尚飞敲着孙宾朋友家的大门。大门一开，他看到已扮成农家女孩的杨春英、沈萍、雪梅。
53.大街上。
尚飞和春英等四人扮成了送孝人。门外送葬的队伍走了过来，孙宾朋打开院门，尚飞等四人走进送殡队伍。
54.小树林。
城外树林内。魏凤禧见尚飞等四人走来。
魏凤禧：杨团长，咱俩骑这匹战马，尚飞，你和雪梅骑那一匹，快走！
尚飞、雪梅跳上马背，雪梅抱

住尚飞的腰，直奔白马驿，追赶魏凤楼张爱萍而去。
53.鹿邑抗日骨干训练班教室。
李子木领着张爱萍和肖望东正向第三期抗日骨干训练班走去。
教室内，魏凤楼向学员讲话：同学们，日本鬼子从鹿邑滚蛋了，我们的抗日骨干培训班又开始了！上一堂彭雪枫司令员讲了《关于游击战的几个原则性问题》，今天我给大家请个游击战的高手叫肖望东，是新四军彭司令员的左膀右臂，他在睢杞太打日本小鬼子打汉奸张岚峰，仗仗胜利。这是他写的书《游击战术教材》，一人一本，大家要好好听，好好记，学会就管用。
54.鹿邑抗日骨干训练班教室。
肖望东（站在门口笑着）：你听听，老魏把我吹到天上去了。（说着迈进教室。）
魏凤楼：大家拍拍手，欢迎肖主任给咱上课。
大家拍手，都望着肖望东。
55.路上。
魏凤楼和张爱萍走出教室，边走边唠。
魏凤楼：这半年，你没少受累，部队整编好了，大家都想拉出去练练，跟小鬼子真枪真刀地干几场，练练队伍，提高战斗力。
张爱萍：目前部队班、排、连

进攻防御训练得还可以，但如果打大仗，还不能当主力使用，雪枫司令带部队去皖北开辟新的根据地，下个月我又有了新的任务，老魏呀，你一旦孤悬敌后，要做好打硬仗、恶仗的心理准备。政治部的工作要加强，各连队的支部建设要巩固。
魏凤楼：你说走就走，我去哪？部队去哪？干脆我也带上部队撵彭雪枫去。
张爱萍：我走后，组织会有通盘考虑，我们都是党员，一切要听党安排。我想你和部队一时半会儿走不了，再说，六支队的留守处、兵工厂、被服厂、医院伤员，不是说走就能走的，要顾全大局，等待组织的指示。
魏凤楼拍拍头，叹息一声。
张爱萍：我走后，我有一条不放心。
魏凤楼：啥事？
张爱萍：鹿邑自卫军建军容易，巩固难哪！我不放心的就是加强思想建军。
魏凤楼：说实话，当年西北军不讲武，你来了我才有所认识，就按你说的，咱加强就是啦！我想了，最近去柘城打他一家伙。
张爱萍：我也想了，据可靠情报，咱们是不是这样……（耳语）
(51) 待续